

小姐飞往巴黎

●蓝振谨

广西民族出版社



小姐飞往巴黎

蓝振谨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桂)新登字02号

小姐飞往巴黎

蓝振谨 著

☆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7.75印张150千字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书号：ISBN 7—5363—1555—4/I·351

定价：3.10元

目 录

情中情	(1)
班叔	(13)
堵漏洞	(17)
匿名信	(21)
辞职前后	(26)
出路	(31)
兼并	(44)
鲁子传奇	(52)
老海	(103)
夫妻之间	(112)
傻子的桃花运	(118)
水上情侣	(124)
曼梅	(128)
小姐飞往巴黎	(140)
五个人的故事	(151)
无腿英雄	(160)
军人的足迹	(198)
牛角号	(207)
香港行	(220)
金城风采	(232)

情 中 情

一

小陈把隔壁的老赖送去住院回来，时间已是五点四十分了。他顾不得刷牙、洗脸和吃早点，就一股脑儿地把出门该带的东西往手提包里塞，然后心急火燎地直奔火车站。

小陈为什么这样急？原来，他要和新来的良欣局长去省里开会，要求他必须在五点四十分前赶到火车站，可现在……

耽误了乘车时间，这还了得！局长一火，他这个小卒怕要吃不了兜着走了。小陈是个勤快人，曾多次跟局领导出差办事。以往，他都是先到火车站，找一个候车坐位给领导，然后把随带行包放在领导坐位旁边，自己再去买票。买完了票，他就把自己和领导的行包都拿上，到进站处排队，待到剪票进站时，才请领导一起进站上车。他回回这么做，回回都不曾误事。可有一回，由于乘车人多，小陈没有找到坐位给局长坐，局长那脸马上拉下一尺长，当场责备小陈办事不得力。这一次呢？良欣局长是新调来的。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现在不仅不能跟良欣局长同时赶到车站，不能尽排队买票、提局长行包上车、找坐位给局长坐的“职责”，而

且掉在局长后头。这能不叫局长生气？看来，自己恐怕要给批得焦头烂额了。

小陈跑着，想着，速度倒也相当快。不到十分钟功夫，他已跑了二公里。然而，身上汗水已遍及他的每一个毛孔，气力也渐感不支。他开始埋怨自己的无能。

从小陈的宿舍到火车站，足有三公里远。他开始有点气馁了，觉得再这么跑下去，恐怕不到火车站就趴下了。在这个念头袭击下，他的步子自然而然地慢下来。“小陈，快跑呀，快！还有十分钟就开车了！”这是从小陈的前头十来米处发出的喊声。小陈抬头一看，不禁感到惊奇，叫他的人正是良局长哩。只见局长手里拿着两张车票迎面跑来，小陈不由“啊”了一声。“快！把你的提包给我！”听局长这么说，小陈真不知所措。他哪敢让局长帮拿提包，忙说“不不！局长，我还能拿得动。”“不要固执了，看你累的。”局长不由分说硬是把小陈的提包夺了过去。小陈得了良欣助他的一臂之力，顿时脚下生风，一溜烟就随良欣跑进了车站。他们刚踏上火车，列车员就砰地把车门关上。车轮也呼隆一声，喀吱喀吱地转动起来。

他们上车晚，座位没有了，两人就站在车门旁。小陈边喘气边等臂挽肩。可是，良局长却将一个纸包递给他。他接过打开，啊！是两只热腾腾的糖包！顿时，眼里闪出晶莹的泪花。

列车渐渐加快了速度，小陈也陷入了沉思。她——那位大姐的慈祥面孔，又在他的脑海里出现。那时，大雨倾盆，他正走在下乡回来的路上，一辆小车“吱嘎”一声，在他身边停下。后车门打开了，她叫他上车，一直把他送到了家。

“良局长和那位担任地区行署副专员的大姐，是好样的！”小陈在心里喃喃地说。“小陈，你有对象了吗？”那时已是深秋，小陈上车时冒了一身汗，上车后如不提起精神，就容易犯感冒，出自关心，良局长先拉开了话题。

“还没有！”小陈笑着回答。

“我给你当红娘好不好？”“那就太感谢局长啦”。后来，在良局长的帮助下，小陈终于和牛力的大儿媳的妹妹结婚，建立了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

二

人的一生，不知要有多少个重要的转折点。老干部牛力现在又从革命工作岗位退下来，离职休养。过去多次转折，且不讲，这一回转折，思想可复杂啦。

离职休养，这有什么好想的，不就是退下休息得了吗？还轮不到自己头上的人，往往把问题看得很简单。其实不然，要想的事可多着呢！比如退下来后，上哪儿定居？子女能不能调往身边？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到底怎么样？你说要考虑的事多不多？牛力主要考虑往哪里安家。他曾考虑过，到县一级安家，在一个小县城里住也好，但更多考虑的是到中小城市，因为从他的资历和职位看，进中小城市是有条件的。

党组织正式批准牛力离休后，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往干休所那儿转悠，这和他任指挥打仗时，深入前沿阵地，查地形、作部署，那心境完全不相同；和担任地方各级党、政领导，经常深入实际，检查指导工作也不同。牛力，他埋头革命几十年，在理家、养身和寻找安乐这些方面，确实如同擀面棍吹火——一窍不通。这么说，他是不得不求师、访友啦！

在干休所里，牛力大开了眼界。

“你是地委领导退下来的，有条件进城市定居，我们没有那个条件，才蹲在这里，你还是别往我们这里来。”

“你为革命历尽千辛万苦，也该找个好地方享享福啦，你还是到城市好。”

“革命不能只靠一代人拼搏，你已拼搏几十年，现在进城享享福，是不会受到良心责备的。”

“你大儿子、大儿媳在S市工作，进S市更不成问题，还是上S市定居吧，那儿山水美如画哩。”

“是啊。”牛力心情很兴奋，他十分感激地表示，“按说，进城市，进S市，都未必不可，只是远离你们，有点儿难过呀。”牛力嘴里这么说，但心里倒也感觉蜜甜蜜甜的。他大儿子来信说，外国人到中国访问，如不能到S市来一趟，无不视为憾事；有的外国人来了后，就不想走了，抱怨自己命运不好，未能降生在这人间仙境。好山好水好地方，牛力的心正在那如花似锦的圣地里打秋千哩！

“爸爸，您来S市跟我们吧！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

牛力想起儿子前些天的来信，心情更激奋了，是啊，还不赶紧回家做准备，在这干休所要什么把戏？顿时，他那浓眉抖抖的，嘴皮颤颤的，双腿轻飘飘的，来不及和老伙伴们一一握手，就跨出了干休所的大门。

是啊，机不可失，儿子做了许多努力，才得到有关部门的允诺：“可叫您爸所在单位党组织来人联系！”可是自己却拿不定主意，今天找这个征求看法，明天找那个参谋参谋，这弄不好要自身误的哇。他有点自我埋怨哩。

“自身误？不对！”牛力左脚被路边一块小石头拌了一下，差点儿被拌倒。他脑子又冒出了一个问题：“那些进不

了S市的人都是自身误了吗？”

别的不讲，现在干休所的几十位离退休老同志，难道个个都“自身误”不成？老张头祖居哈尔滨，生在哈尔滨，为革命转战数十载，随大军南下来到了南国，现在留在这干休所里。大老刘北京城里读过书，广州市里安过家，现在也不是在这干休所里住吗？在这干休所里，资历比自己老的多的是，韦老堡是三八式的，黄老头四〇年就已经是县苏维埃主席。

.....

“很多人都想进住那些难以进住的地方，说明那里放不下那么多人。而那儿根本不需要，又一定要塞进去，给那儿增加了负担，自己也成了多余的人，那滋味好受吗？”牛力才从干休所出来的那种欢快劲没有了，他终于又低下了头。

“爸，您来吧，既离休了，就不要考虑那么多了！”是啊，孩子在信上说的并不无道理，既离休了，又还能干什么呢？嗨，没有必要想那么多，能进不进，后悔莫及。牛力又不自觉把头抬起来。“老书记何时搬家呀？”“快啦！快啦！”一路上又满脸春风地回答问话。一个地委领导，还在职在位时，那事情多得千头万绪，一旦退下来，就会觉得无官一身轻。更何况，有了这么好的归宿。牛力现在感到再轻松不过了，与人说话还会不爽快吗？

卧室里，写字台上，放着两封信，那信已被人打开了。准是老伴儿打开的。这两封信，一封是他的大儿子写来的，一封是他的老家——石村寄来的，是曾和他一块给地主当过长工的陈老汉写来的。陈老汉过去不常来信，但自从陈老汉的儿子——泥腿商，在牛力指点下，走上了真正的富裕道

路，往来的书信渐多起来。八三年底，泥腿商不知从哪儿找到了一条容易致富的新路——要致富就得经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弄了几千块钱，登上了去广州的轮船，不上三、五天，人家就看出他是“山里来的”，被人家“阉”了，连回家路费都没了，“完了”，他感到对不起爸妈老婆他们，临出门时，他们再三劝阻，可是自己还是一意孤行。泥腿商哭着脸，找到了牛力，牛力只能叹气安慰他，指出远出经商并非泥腿子能够走得通的路，应该从本地的实际出发，调整农业结构，通过发展生产致富，并借给他五百元钱，劝他去湖南平江学习养鱼技术。泥腿商听了牛力的忠告，学习回石村后，就承包五十亩鱼塘，又把十五亩责任田改成鱼池，施放了一百多万尾鱼，还养猪、鸡、鸭和种水果，一年多功夫，便收入一万多元。因为这个，陈老汉曾多次写信感谢。这不，又来信啦！牛力先把石村来的信拿在手上掂了掂，就放到一边去了。

“你的口福真好呀，我煮熟了，你就回来了！”牛力老伴笑嘻嘻地把饭菜端进了餐厅，“别先翻那些信，吃晚饭再说。”

牛力向老伴摇摇手，意思是等看完儿子信再说，“你别看了，我们边吃饭，我边讲给你听吧！”

“那你就先简要讲给我听嘛！”

老伴了解他的心情，而且像这样的喜事，她也耐不住要马上让老头子知道，大家一道高兴！也就一五一十地说了。

“真的是这样呀！你没看错！”

“没看错！”

牛力还是怕老婆看错了，仍然自己再看一遍，看着看着，他不禁飘飘然起来。

“看你那高兴劲！”

“怎么能不高兴，如此说来，不但我们可以进住S市，”牛力说，“连老二也能弄进去。”

“这下放心了吧！来，吃饭！”

“好！我们喝上两杯。”

老俩口碰杯、喝酒，很开心，突然，牛力又问老伴，那封石村来的信也看过了吧？

“别提那封信啦，提了要倒胃口！”

“什么倒胃口？”

“他们劝我们去石村定居。”

“有这种事？”

“是呀！”

“那倒要好好考虑考虑。”

“考虑？你考虑，我可不考虑，你要是放弃进S市，我可不答应！”

他老伴也是四四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后正式提为干部，前两年退休。

牛力深知老伴的脾气，凡事都得慢慢说服，不好急着争辩。眼下，老伴的心已进入S市，容不得犹豫和动摇，况且连自己……。

牛力把话按下不说，他老伴也忙收拾碗盘去了。

牛力转身进入内屋。他没有立即去翻看那封石村来信，而是踱到那张挂着照片镜框的墙边，仔细观察镜框里的照片，特别是在一张三人照上，他的目光停留了许久。这三人中，有他

一个。抗日战争时期，石村有六个同志一道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后来三人阵亡，解放后还活着的只有这三人，现在还活着只剩他自己了。照片的这三人不仅同时离开石村，而且还有要使石村遍地变成宝的誓言呢。立誓等到推倒三座大山后，就要带领群众把这个偏僻苦楚和贫穷的石村变成兴旺富裕的石村。谁想，解放这么多年了，石村仍没有多大变化，作为一个地方官，他的心里很难过，现在，石村人请他回去定居，他又怎么能不考虑考虑呢？

牛力带着沉重的心情，回身到写字台跟前坐下，点燃一根过滤嘴烟，眯着眼连吸几口，后用手捶了捶额头，定了定心，才戴上了老花眼，翻开那封石村来信，边吞云吐雾，边仔细看信。陈老汉告诉牛力，经他下乡指点，狗见愁不做狗肉生意了，他把三亩多地改种了甘蔗，在责任山上大种金银花，还种植花生、豆类等其他杂粮，现在年收入也已有几千元。连一天到晚玩牌、赌博的老K，也采纳了牛力意见，搞起了砖瓦厂，充分运用他当两年砖瓦临时工学到的技术，现在也富起来了。当然，全村三十二户人家，还有一大半不懂得怎样致富。要是有个象牛力这样的高参，石村将很快由穷变富。所以，陈老汉等人指望牛力回石村定居。信里话不多，但句句有份量，与牛力原来接受“不受良心责备”的说法，接受定居S市也是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的主张相比，牛力不由满脸羞愧，于是他坐不住了，他离开了写字台，四处找寻，最后找到了一张红纸，找到一瓶墨汁和一根书法笔，以叶帅的两句诗“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写成了对联，又写了“余热尽发”的横额，分别贴到照片镜框的两侧和顶端。

“傻瓜，石村有什么迷住你，要上石村不上 S 市！”他老伴收拾厨房完后，回到卧室，看到了刚张贴到墙上去的对联，十分不解其意，就追问牛力。牛力毫不保留地说：“那是我的决心，是回石村定居的决心！”他老伴一下子恼起来了，冲上去把对联撕下来，不住地骂老头子“傻瓜”！

别看牛力官不小，可是在家里，则是老婆做得大，怕有许多象牛力这样的人都会是如此的吧，没有老婆理家，怕连填饱肚子都困难，那些怕老婆的，大约就怕在这里头。

“你上石村，就自己去，我们分开过好了！”老伴的火气不小。

在老伴火暴暴面前，牛力软了下来。老实说，自从党组织批准他退休后，老俩口哪一天不在谈论着归宿，而哪一天不谈到 S 市定居的可能性和利弊。他的老伴想到更多的是子孙后代的前途问题，他也从老伴口里得到了启示，这才决定让老大在 S 市活动。他比过去更佩服妻子了，他觉得她是个“老来精”，他觉得老婆更可爱了，有几次心情激动时，他想亲她一下，可是他的老伴不习惯，说他老不死变成精，要是这个样子下去，进住 S 市花花世界，还不要被什么女人拉下水。在他老婆发急的时候，他赶快安慰说，有你在我身边，什么妖魔鬼怪都别想靠近，说得他老伴又嘻嘻笑了起来。

是啊，老伴的想法是有理的，二儿子现在在县里工作，各方面条件比在 S 市工作的老大都差多了。就拿几个孙子来说吧，老大生的那个，是那样的活泼聪明，说话口音一清二楚；他在读的那个中学条件也极好，他那个班只有一人考不上高中，其余全部考上。而老二生的那个仔呢？说话含糊不清，他所在的那个学校呢？嗨，学生成绩都很差，县一级的

重点中学也比不得市里的一般中学啊！如果能进 S 市，老二也能弄进去，就不愁孙仔们不成才。这样想法是自私的，但在现阶段，都不考虑一点个人利益，那也是不现实的呀！现在老伴发火了，他不能再一次想到了进 S 市的坏处。“好！好！好！听你的，到 S 市就到 S 市！”就这么一句话，他老伴又破涕为笑起来。

.....

“牛力，听说你也离休了，往哪儿定居啊？”

韦新亲切地问牛力，牛力吱吱唔唔地说，还没最后定，“老领导，你怎么不住北京，还回大山区——A 县定居？”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嘛！”老红军战士韦新说，“更重要的是，我欠乡亲们太多了，当初在左右江地区闹革命，全靠乡亲们支持，可是解放这么多年了，这儿的群众还这么穷，能心安理得地住北京吗？”

牛力办离休手续后的第二天，家里就来了这么个客人，他心里又一次掀起波澜，他感到自己思想境界比老领导差距太大了，老领导说他欠乡亲们太多了，自己又何尝不欠呢？那回在战场上火拼，自己负了重伤，难道不是狗见愁的爷爷把自己背回石村抢救的吗？狗见愁一家，现在有哪一个在外头哩，除了狗见愁一人这几年发起来外，他的三个哥哥现在还不是无法解决温饱问题吗？牛力又下了回石村的决心。

.....

“把手握紧一点，慢慢走！”牛力说。

“好个芦笛岩，有这么多的圆顶蚊帐哟！”

“注意，看你脚下，别溜了脚！”牛力又警告说。

“你看呀！快看！快，快看，那水里的倒影多像上海！”

“吓，咚，哎呀，快拉我一把，冷死人啦！”

“你干吗呀，睡觉了，还大吵大闹！”牛力也醒了。他老伴不好意思地答道：

“我钻进芦笛岩水坑里去了。”

“怎么样？”牛力又开始进言了，“我不是说过吗，那些地方不是我们去得的，可你一定要去。”不用说，牛力是能够转败为胜的。

.....

石村四周全是土坡，在四面土坡中，石村就像一只伸长四条腿的青蛙静卧在那里。比较令人神往的是座落在村东头公路两旁的那两颗大榕树。石村住的都是壮人，壮人喜爱唱歌，人们上山下地，回经榕树那里，总要歇歇脚，男女青年，总要自觉和不自觉地哼上几句山歌。每逢节假日，村里男女青年总喜欢在榕树下邀过路的外村男女青年对歌。牛力搬家那天，全村男女老少都到榕树下迎接，村里两名女歌手，还专门请牛力对歌，牛力和老伴从车上下来，老俩口手挽着手，笑着对道：“多谢乡亲远道迎，声声歌儿情更深，但愿长此合（对歌）下去，携手共建文明村。”然后在乡亲们的前呼后拥下，进入了新居。

牛力回村后的第一天，家里坐满了人，好不热闹。石村的几个村干部来了，陈老汉来了。牛力把送他来的大儿子、大儿媳、二儿子夫妇、小陈夫妇介绍与陈老汉和村干部们相识。又把大儿媳和小陈帮助牵线搭桥请来一个外商到石村投资联营开发大理石的好消息告诉村干们，在场人听到介绍后，都高兴得不得了。从此，石村拉开了村办集体企业的序幕。

班 叔

“班叔”是流水村人给他起的绰号。

班家在流水村的人口不算多，在历史上的一次族内相互倾轧后，人口就更少了些。人口少是好事，搞计划生育嘛，人口少是正合适的。问题是“班辈”的“班”人口少了，“斑鸠”的“斑”人口却多起来。当“斑斑”同合为“班”的时候，流水村的班家就已多了好几倍。

班叔，原来只有“斑鸠”的“斑”一个字，既得不到班辈的“班”，更得不到“班叔”两个字连起来的称呼。

旧社会“班叔”很穷，他父母在世时，他还很小，他当时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一家五口人靠两亩地糊口，经常饱一顿饿一顿。有年闹了灾荒粮食紧缺，就向同姓的姓班借得五斗谷子来度日。借粮时，财主已讲定，接利滚利。时过六年“班叔”父母双亡，全是饿死的；哥哥姐姐也一病死去。班财主就把“班叔”和他父母留下的两亩地都拿去顶债。

一个姓班骑马，另一个姓班却作马，这就很难维持同姓是一家。当年作牛的“班叔”，尽管已沦为长工，但毕竟是在同一个族家里干活，他还是只好把财主当作班伯称呼。“班